

论陈与义五言古诗

张 晨

(南京大学 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46)

[摘 要] 南北宋之交登上诗坛的陈与义,其五言古诗的创作善于借鉴学习杜甫诗歌的创作技巧,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自成一派。其五言古诗在遣词造句方面比较成熟,但在“体势”上则未达到杜甫五言古诗的高度。

[关键词] 陈与义;五言古诗;杜甫诗歌

[中图分类号] I2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3)05-0133-05

On Chen Yuyi's Five-character Poems

ZHANG Chen

(School of Liberal Art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46, China)

Abstract: Chen Yuyi, a famous poet lived from 1090 to 1138, is well known for studying the style of Du Fu's poems, which is the base of his own poetry style. Though the rhetoric of Chen Yuyi's five-character poem is skilled, the style of his poems is still not as valuable as Du Fu's poems.

Key words: Chen Yuyi; five-character poems; Du Fu's poems

陈与义是两宋之交的杰出诗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评价陈诗云:“其诗虽源出豫章,而天分绝高,工于变化,风格迥上,思力沉挚,能卓然自辟蹊径……刘克庄《后村诗话》谓其造次不忘忧爱,以简严扫繁缛,以雄浑代尖巧,第其品格,当在诸家之上。其表侄张嵎为作墓志云:‘公诗体物寓兴,清邃超特,纤余闳肆,高举横厉’,亦可谓善于形容。至以陶、谢、韦、柳拟之,则殆不类,不及克庄所论为得其真矣。”^[1]

《提要》指出有一部分诗评家说陈与义诗风近似“陶、谢、韦、柳”,是不恰当的。陶谢擅长五言古诗,也有部分四言诗,可是陈与义几乎没有四言诗传世,若将陈与义与陶、谢、韦、柳相比较,自然以五言古诗为切入点比较合适。乾隆之后,近代陈衍《石遗室诗话》再次提出:“宋人罕学韦、柳者,有

之,以陈简斋为最。樊榭五古专祈向此种。”^[2]并指出《夏日集葆真池上》就是其学韦、柳的作品之一。而当今学界对于陈与义五言古诗的研究则尚未充分展开。

一 陈与义五言古诗与韦柳古诗的关系

在《四库全书》成书之前,刘克庄对陈与义的评价取得了广泛的认同,他认为:“元祐后诗人迭起,至简斋始以老杜为师,第其品格当在诸家之上。”^[3]日本翻刻《须溪评点简斋事迹》的跋文用此说,吴之振《宋诗钞简斋诗集序》也引用了刘克庄的这段话。刘克庄认为,陈与义的诗歌总体上是学杜甫的。然而,现在看到的文献中最早将陈与义与韦柳放在一起论述的,也是刘克庄:

薛能云:“诗深不敢论。”郑谷云:“暮年诗力

收稿日期: 2013-05-21

作者简介: 张 晨(1989-),女,山东潍坊人,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在,新句更幽微。”诗至于深微,极玄绝妙矣,然二子皆不能践此言。唐人唯韦柳,本朝惟崔德符、陈简斋能之。^{[3]67}

在这段话中,刘克庄认为韦应物、柳宗元、崔德符、陈简斋的诗皆能至于深微,并没有风格上的比较,也没有涉及陈与义是否学习韦柳诗歌的问题。

《提要》的批评大概主要针对《宋史·陈与义传》而发:

(陈与义)尤长于诗,体物寓兴,清邃纡余,高举横厉,上下陶、谢、韦、柳之间。^[4]

至于吴澄在《何敏则诗序》中提到“近代参政简斋陈公,比之陶韦更新更巧。”这一说法难以取得认同。事实上,吴氏非常推崇陈简斋:

世所选诸家诗,每令人手披口诵不忍释,及阅其全集,则又不然。虽李杜大家,亦不篇篇可人意……独近代简斋陈参政集无可拣择。^[5]

但是吴氏也没有涉及陈与义诗歌是否学习陶韦诗歌的问题。

在明初高棅所选《唐诗品汇》^[6]中,韦应物与柳宗元的五言古诗皆收入“名家”之下,且选韦应物五言古诗93首,这一数字仅次于李白,而高于杜甫;选柳宗元五言古诗30首,也是选录比较多的作家。可以想见当时就五言古诗而言,陶、谢、韦、柳四人的诗歌都具有相当的地位。以上三则材料皆出自宋末元初,虽然刘、吴及修史者对于诗歌的鉴赏水平有高下之分,但这三则材料都对陈与义的诗评价很高。且从吴氏之论中可以看出,他将陈与义与陶韦相比,有借这一比较进一步强调陈与义诗歌成就的意图。但笔者认为,陈与义的五言古诗,正如四库全书所言,“至以陶、谢、韦、柳拟之,则殆不类”。理由有二:一是陈与义前期五古创作并没有专宗某家,偶有与韦柳相类者,但以此为代表概论陈与义的五言古诗则不妥。二是陈与义后期五言古诗宗法杜诗,谈其中后期五言古诗与陶、谢、韦、柳的古诗的关系问题则过于牵强。

二 陈与义前期的五言古诗创作

陈与义早期的五言古诗少有佳篇,他在五言诗上也没有确定的学习模仿对象。他前期的五言古

诗如《八音歌》《次韵张矩臣迪功见示用建除体》等古诗诗体源出于六朝,但句意凑泊,流于文字游戏;又有《书怀》诗十首等抒怀写志的诗篇,多有“功名勿念我,此心已扫除”“有钱可使鬼,无钱鬼揶揄”“我策三十六,第一是归田”等句意粗直之语,全不得于“阮旨遥深”而多伧俗之气。又如《寄题商洛宰令狐勋迎翠楼》的大部分诗句则化出自前人文章,犹如书抄。

陈与义前期五言古诗里也有比较成功的作品,《夏日集葆真池上以绿阴生昼静赋诗得静字》即是其一,也被陈衍认为是陈与义学习韦柳诗歌的代表作品:

清池不受暑,幽讨起予病。长安车辙边,有此荷万柄。是身惟可懒,共寄无尽兴。鱼游水底凉,鸟语林间静。谈余日亭午,树影一时正。清风不负客,意重百金赠。聊将两鬓蓬,起照千丈镜。微波喜摇人,小立待其定。梁王今何许,柳色几衰盛。人生行乐耳,诗律已其剩。邂逅一樽酒,它年五君咏。重期踏月来,夜半啸烟艇。^[7]

题目中提到的“绿阴生昼静”语出韦应物《游开元精舍》:

夏衣始轻体,游步爱僧居。果园新雨后,香台照日初。绿阴生昼静,孤花表春余。符竹方为累,形迹一来疏。^[8]

分韵作诗是一种集体诗歌创作活动,从选题上不能体现陈与义的诗学取向。两首诗风格虽然都比较清新,但从诗句来看,“清池不受暑”语出杜甫“修竹不受暑”句,“幽讨”语出杜甫“托身事幽讨”句,“两鬓蓬”语出杜甫“身世双蓬鬓”句。诗中正文没有化用韦应物的句子。陈与义诗集中诗歌语句多有化出于前人者,从总体上说,化用杜甫句子最多,集中有近200处诗句皆化自杜甫诗歌,而全集中化用韦应物诗、柳宗元诗不过十几处。就前期而论,依编年排列的《陈与义集》,在《夏日集葆真池上》诗前,化用杜甫诗在60处左右,而韦柳诗则各仅有五、六处。且《夏日集葆真池上》与《游开元精舍》在诗歌结构上并不相类。综上,没有确凿证据表明陈与义学“韦柳”诗。不过陈与义对古代诗歌有广泛的涉猎,对韦柳的诗歌比较熟悉,从诗句

上也有所借鉴,但显然不能因此而认为陈与义的五言古诗是“陶、谢、韦、柳”一路的。

三 陈与义对杜甫诗歌的模拟

陈与义真正下工夫学习模拟过的还是杜甫的诗歌,这在靖康之难以后表现得非常明显。如中斋所指出的那样,《咏青溪石壁》诗正是一首这样的模拟之作,陈诗模仿的对象是杜甫的《万丈潭》诗。下附二人原诗:

万丈潭 杜 甫

青溪合冥冥,神物有显晦。龙依积水蟠,窟压万丈内。跼步凌垠堦,侧身下烟霏。前临洪涛宽,却立苍石大。山色一径尽,崖绝两壁对。削成根虚无,倒影垂澹澹。黑知湾澹底,清见光炯碎。孤云到来深,飞鸟不在外。高萝成帷幄,寒木垒旌旆。远川曲通流,嵌窦潜泄瀣。造幽无人境,发兴自我辈。告归遗恨多,将老斯游最。闭藏修鳞蛰,出入巨石碍。何当暑天过,快意风云会。^[9]

咏青溪石壁 陈与义

青溪宜晓日,曲处千丈晦。天开苍石屏,影落西村外。虚无元气立,明灭河汉对。人行峥嵘下,鸟急浩荡内。向来千万峰,琐细等蓬块。老夫倚杖久,三叹造物大。惜哉太史公,意短遗此快。更欲访野人,穷探视其背。^{[7]292}

从两人诗作的遣词造句和诗歌结构来看,陈与义的这首诗的确为杜甫《万丈潭》诗的拟作:从结构上看,两首诗大体都是前半写景,后半写情;从诗句上看,两诗都用了“晦”“内”“外”“对”“大”五个韵脚,开头“青溪”二字也是相同的,三、四句句式类似,陈诗五六句与杜诗“削成根虚无,倒影垂澹澹”相类,七八句与杜诗“孤云倒来深,飞鸟不在外”相类。可是陈与义为什么要如此亦步亦趋地学杜呢?

据《陈与义年谱》^[10]载,《咏青溪石壁》作于建炎二年。随着陈与义生活阅历与诗歌见识的增长,这一时期陈与义的五言诗一洗从前面目,专宗杜诗,也就有了这首模拟之作。这一时期陈与义对杜诗的认识发生了较大转变,可以从他诗中所用的关于杜甫的典故中看出来。虽然前期陈与义也学习杜诗,但是提到杜甫,则云“人生本是客,杜叟故未

知”,“绝胜杜拾遗,一饱常间关。”而建炎初年,则在《避虏入南山》中写道“但恨平生意,轻了少陵诗”,颇有“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而专宗杜甫之意。陈与义这时已经诗名颇盛,仍肯下较笨拙的模拟功夫,抑可谓“得一善,则拳拳服膺弗敢违也”。

《咏青溪石壁》诗从词语的选择运用与组合方式上,陈与义皆取法于杜,可谓形似。而我们不妨对这两篇形似之作,作进一步比较。

首句二人皆采用2-1-2句式,陈诗中“青溪”与“晓日”两个实在的意象通过“宜”相联系,也是通过这一联系,对诗歌语境的时间空间都做了进一步的限定。而杜诗“青溪”“冥冥”两个意象则一虚一实,“冥冥”本身为形容词,可以修饰“青溪”而在诗中。由于杜诗选用“合”字将“青溪”与“冥冥”联系起来,“冥冥”在诗中则具有了与“青溪”类似的空间意味,即杜诗通过“合”字,将现实空间与虚化世界联系了起来。二句云“神物有显晦”,也正是通过“青溪合冥冥”这种空间关系使得“青溪”与“神物”在诗歌语境的时空中合理共存。《杜臆》云:“青溪与神物,合而成其神异,起语大有力量”,也正是此意。另外陈诗中“青溪”除了清清溪水外,也是一地名。但是无论“青溪”与“晓日”两个意象还是“曲处”,皆不含“千丈”意象,据题,我们可以推测“千丈”是代指石壁,可是“千丈”如何与前面三个意象发生关系呢?陈诗起句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而杜甫则通过“窟压万丈内”中的“压”字交代了山与水之间的关系。

杜诗“龙依积水蟠,窟压万丈内”句,三句承“神物”,四句承“青溪”,虚景实景混融为一。陈诗“天开苍石屏,影落西村外”与杜诗的句式是类似的。陈诗与杜诗第四句都是主—谓—宾—补结构,二五字为句眼。老杜的宾语是用“万丈”数量词代名词,以“内”字收束此宏大空间。而陈诗则是用“外”字将诗歌中的空间延展开来。第三句杜诗实际上是倒装句,应为“龙蟠依积水”,在原句“龙依积水蟠”中,二五字皆为句眼。而陈与义的“天开苍石屏”句,则是正常句式,也只有第二字为句眼。句式上的差异并不能成为我们评判两人这四句诗优

劣的标准。陈与义“天开”句目接天际,“影落”句远视村隅,写石壁又暗合“晓日”,诗笔壮丽,无愧作者。

杜诗接下来写“青溪合冥冥”之景,而陈诗则虚写晓日石壁之景,“虚无元气立,明灭河汉对”化用“削成根虚无,倒影垂澹澹”而自出机杼,气象浑然。可以说是对“夺胎换骨”法较成功的运用。“人行峥嵘下,鸟急浩荡内”化自“孤云到来深,飞鸟不在外”,虽然也可以说是“夺胎换骨”,但句意袭用前人。

陈诗由“向来千万峰,琐细等蓬块”转入抒情,而结之以游兴未尽。然而“千万峰”与“蓬块”是空间小大之别,“向来”一语,看起来是在时空上宕开一笔,却在前后文描写中照应不足,显得有些突兀。“惜哉太史公,意短遗此快。”似是史迁将其著作“藏之名山”,却没有发现青溪石壁这样美丽的地方。

杜诗的结构则比陈诗要复杂,并不是简单的前景后情结构,由“造幽无人境,发兴自我辈。”从景物描写转入抒情,接着又回扣“神物有显晦”,由冬日龙蛰伏而遥盼夏日来此得见神龙风云际会意气风发之貌,是比兴言志之笔。相比于陈诗赋笔直书,更显余味悠长,而且以夏日见龙在天作结,在时间、空间上都宕开来。反观陈诗,其全诗皆以“青溪”“晓日”为时间、地点,这样与杜诗相比,在气格上就显得局促了。

对前人作品形式上的模拟主要从结构、章法、文辞三个方面入手。陈与义的这首模拟之作在文辞上是非常圆熟的,但在章法结构上,比起杜诗原作,则只学得大概,未模拟到精深处。虽然这首拟作有其不足之处,但陈与义后期的诗歌成就,与这种模拟练习是分不开的。

四 陈与义五言古诗的成就

对老杜诗歌的模仿学习给陈与义的五言古诗创作带来深刻影响。如果说《咏青溪石壁》诗的创作还仅仅是一种诗歌形式技巧的练习,陈与义后期的部分五言古诗则可以兼取杜诗的“形”与“意”而能得杜甫沉郁之气,如:

《夜赋》

泊舟华容县,湖水终夜明。凄然不能寐,左右菰蒲声。穷途事多违,胜处亦心惊。三更萤火闹,万里天河横。阿瞒狼狈地,山泽空峥嵘。强弱与兴衰,今古莽难评。腐儒忧平世,况复值甲兵。终然无雨策,白发满头生。^{[7]359}

胡应麟云:“二陈(陈师道、陈与义)五言古皆学杜,所得惟粗强耳。其沉郁雄丽处,顿自绝尘。无己后参鲁直,故尤相去远。大抵宋诸君子以险瘦生涩为杜,此一代认题差处,所谓七圣皆迷也。工部诗尽得古今体势,其中何所不有,而仅仅若此耶!”^[11]胡应麟对于陈与义五言古诗的评价既有其独到之处,也有些评价不甚精准。

其实陈与义后期的五言古诗在遣词造句上的功夫已经比较圆熟了,陈与义能得工部句是为诗家所公认的,说他“险瘦生涩”并不合适。陈与义大约深受当时江西诗派“老杜诗字字有出处”的观念影响,对前人诗歌的化用带有一定“刻意”的成分,甚至到了每一首诗都有前人词句的地步。借鉴前人诗句固无可,作为初学者来说也未尝不值得尝试,不过作为作家来说,作品中仍然带有大量而明显的借鉴的痕迹就成为其缺陷了。翁方纲对陈与义这一点的批评是极为激烈的:

“平生老赤脚,每见生怒嗔”“张子霜后鹰,眉骨非凡曹”“觉来迹便扫”“韩公真躁人,顾用忧怀抱”“干云进酒杯”“片云恩无极”“我知丈人真”“清池不受暑”“惜无陶谢手”“日动春浮木”以上诸句,简斋集中似此类者尚多,不可一一枚述。大约仿后山之学杜,而气韵又不逮,盖同一未得杜神,而后山尚有朴气,简斋则不免伦俗矣。^[12]

翁方纲其师王士禛认为学杜甫者陈简斋最下,翁氏受此影响,言辞未免过激。不过如“我知丈人真”之类的句子,学杜甫成句也确实学得很粗糙。

陈与义五言古诗多篇章短小者,并不像杜甫五言古诗有许多篇章结构比较复杂。即如《粹翁用奇父韵赋九日与义同赋兼呈奇父》诗以时间为线:“前年——去年——今年——会须明年——珍惜眼前”,从谋篇布局上来是非常严整的。陈与义五言古诗谋篇平稳,但几乎没有“顿挫”之笔,是其未得

杜甫“古今体势”的一个方面。

陈与义五言古诗中真正能把握的实际上是唐古的体势,没有汉魏古诗的委婉悠圆与悲凉慷慨。而沿袭唐代古诗多以律调入诗,汉魏古诗少有俳句,古诗多俳自三谢已然,而唐初沈宋兴律,陈子昂虽兴古,而律句实入于其古。杜甫的五言古诗虽云“古今体势”,唐代古诗的这种风貌对杜甫的古诗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陈与义古诗学杜甫,故不能免于“以律入古”,如“三更萤火闹,万里天河横”“水光忽倒树,山势欲傍人”(《暝色》)等这种与律句非常相类的古诗句子在陈与义古诗中频频出现,是陈与义善于学杜句而不能学汉魏,为五言古诗而不能学汉魏,自然不能说他得“古今体势”。

陈与义在五言古诗创作的形式技巧上固未至老杜的化境,价值取向也与老杜并不完全相同。陈与义自己认为的“生平得意句”是“开门知有雨,老树半身湿”。这种诗句从对生活的仔细观察而出,充满趣味。贺裳《载酒园诗话》云:“陈简斋诗以趣胜,不知正其着魔处,然其俊气自不可掩……虽格调不足言,颇为入情也。”^{[12]444}对于这种有趣之诗,贺裳之言颇为入理。陈与义五言古诗不乏佳句,而他独取格调不足言而以趣胜的“开门知有雨,老树半身湿”,大约也与一时风气有关。

另外,杜甫在五言古诗中多次直陈时事,而陈与义并无此种篇章,而多有言家国之乱下一己之感的篇章。面对类似的题材,陈与义与杜甫的创作切入点是不同的。不仅如此,陈与义对政治的态度与杜甫也是根本不相同。不汲汲于富贵,而曰“风流丘壑真吾事”是陈与义的真实生命。二人的生命气质不同,故陈与义五古学杜甫而终不同于杜甫,虽有沉郁之篇章,然其俊逸之作才更带有作者本人的真实气质。

综上所述,就陈与义五言古诗的成熟形态而

言,可以说陈与义五言古诗也是宗法杜诗的。陈与义在遣词造句上对杜甫诗歌的模仿也是比较到位的。不过陈与义在诗歌章法结构上的造诣则不及杜甫,使得陈与义的五言古诗诗势偏平。陈与义五言古诗创作虽未臻化境,但其个人气质在诗歌中得到了较好地体现,也使得陈与义的五言古诗有其个人特色。陈与义在中年已颇有诗名,仍肯做一番细致的模拟工夫,这种踏实学诗的精神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参考文献:

- [1] 永 瑢,纪 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156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2089.
- [2] 陈 衍.石遗室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154.
- [3] 刘克庄后村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3:27.
- [4] 脱 脱.宋史:卷四百四十五[M].北京:中华书局,1977:13129.
- [5] 傅璇琮.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黄庭坚和江西诗派卷[M].北京:中华书局,1978:830.
- [6] 高 棅.唐诗品汇[M].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 [7] 陈与义.陈与义集[M].吴书荫,金德厚,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7:151.
- [8] 韦应物.韦应物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456.
- [9] 杨伦笺.杜诗镜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300.
- [10] 白敦仁.陈与义年谱[M].北京:中华书局,1983:103.
- [11] 胡应麟.诗薮[M].北京:中华书局,1959:210.
- [12] 郭绍虞.清诗话续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1432.

责任编辑:黄声波